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林春

■ 雄姿(国画)

余英皓



工厂歌声犹在耳

□ 陈茂生

小区附近有公园，未及园门就有歌声滚滚来。故人称：此处平日是“歌的海洋”双休是“歌的海啸”。

公园中有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圈的“合唱团”，中心C位的指挥面带微笑、动作且歌且舞，边上的乐队长短乐器齐整颇成气候：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……”；人多势众开口就是碾压式的“主旋律”。周围还有七八个直播支架加音箱、手机耳麦加话筒的“高音独唱家”不容小觑，尽管势单力薄但科技感十足，且无论唱得好不好总有鼓掌叫好的“粉丝”群。因此既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此起彼伏，也有当仁不让地“别苗头”。不管如何阵仗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旁若无人地拉开嗓门唱。尽管一脸沧桑皱纹，但当年一定是个活跃的文艺青年。

在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的“当年”，工厂大合唱的“歌会”多是全年生产指标完成后的庆功“狂欢”；以车间为单位组队，厂领导担任手握奖品发放大权的“评委”。起初歌会很质朴，男的把一块白毛巾，包在头上是农民，搭在肩上就是工人；女的把彩

细雨中，缓步徐江西岸滨江。江上烟雾蒙蒙，船影绰约；岸边楼宇参差，倒影流连。潮水轻拍石岸，似在低语岁月的故事。仰观俯察，水天相接成一色；吐纳之间，心神俱静入画中。

我爱西岸，爱其“境界与视野”。这里的水脉源自淀山湖，通达浩渺大海。日出时云霞磅礴，夜幕下灯火辉煌。“建造世界级滨水区”不只是一句誓言，更是数年如一日的笃行。高瞻远瞩绘就蓝图，敢为人先开辟新途，恰如浦江之水，不舍昼夜，奔流向前。

西岸之魅

□ 钱克健

我爱西岸，爱其“活力与静谧”。此地动静相生，张弛有度。晨光初露时，江畔奔跑的身影渐次汇聚——或独行，或成群，如流动的七彩光谱，在朝晖中谱写生命的乐章；晴日方好，草坪上帐篷如云，恋人私语，咖啡香浓。有人围坐畅谈，亦见学子捧书沉醉，不觉日影西斜。

我爱西岸，爱其“包容与开放”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油罐艺

术中心、西岸艺术中心、龙美术馆、余德耀美术馆等如珍珠散落，串联成横贯东西方的“西岸文化走廊”。在这里，你可聆听商周编钟的余韵，亦能解读西方色彩的密语；既能徜徉于千年文明长河，也可驻足于当代艺术前沿。

我爱西岸，爱其“传承与创新”。西岸善将往昔淬炼为未来——传媒港、梦中心与文化走廊相映生辉，在湾区划出璀璨弧光。更令人称道的是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智慧：旧油罐、老仓库、锈蚀塔吊、废弃铁轨……这些工业时代的印记被重新赋予生命，

成为艺术的新载体。这正是“满眼生机转化钩，天工人巧日争新”的生动写照，传统在此焕新，创新在此扎根。

西岸，这片不断生长的滨水之境，以其开阔的胸襟与不息的创造力，将文化、艺术、金融与生活融汇成诗。它不仅是上海的文化新地标，更是一座通向世界的窗口——在这里，每一天都在演绎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，每一处都在见证着坚守与突破的平衡。

这，就是西岸之魅——在时光的流转中沉淀韵味，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新声。

宠物的宠爱

□ 韩浩月

你有没有想过，貌似人类喂养、照顾、宠爱宠物，其实本质上，是宠物在宠爱人类？当机器、网络、AI 编织的生活使人类时常迷茫、焦虑、浮躁的时候，是不是宠物的存在让人类觉得，内心丢失的那份单纯的快乐、接地气的存在感、以及被需要的感觉，全部重新被激活了？

宠物是在用他们独有的方式在宠人类。比如等待：宠物会长久地等待一个人，在你去上班的时间里，它无时无刻不关注走廊传来的脚步声；门打开了，它会瞬间奔向你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你它在想你。

比如忠诚：一旦宠物与人建立了

信任的关系，它就很难再去选择别人。宠物的眼里没有“贫穷与富有”等物质上的区别，它只信任感情。而且，它对人类的感情，整体上永远要高于人类为它们付出的感情。

比如平等：宠物永远会用平等的方式对你。猫尤其如此，它追求独立，它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在它看来，你不是主人，你是伙伴和朋友；会讨好，但讨好并非意味着低自尊，狗会记得与你相处的每一个欢乐时刻，一起玩耍的时候，开心的程度是一样的；它们永远不屑于研究人类复杂的情感与规则，它们有自己的标准与原则。人类会身不由己地认可并依赖宠物的世界，因为那个世界无比简单、纯粹。

宠物宠爱人类但不自知，但作为人类，咱们得知道这点，并且心怀感激。

指挥员

□ 崔立

一口，口感果然上佳。我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手艺不赖。”

不多时，旁侧的水泥路上传来一阵“堵车了。”“看来要报 110，找警察来了。”的声音。这条河滩边的狭小柏油路，双向至少十几台车堵在一起。原本这条路就是两台小车并排开要紧挨上街沿侧石，才堪堪可过。可左手方向的车辆里，突然有了一台工程车，宽度远大于小车。那个男人不知何时已到了路中央，高举着手，说，大家听我指挥，好吧？说完，他指挥右手方向的最

后一台车，说，往后倒，停后面 100 米处的那个车辆停靠点，好吧？车主点头，倒车。男人又指挥其他车辆后倒，有个年轻男司机可能是新手，倒得歪歪扭扭，倒了几米，又往前几米，引得几个围观的男女轻声哄笑，男人说，大家该上车，该休息休息。

道路很快疏通。看男人指挥若定的样子，我说：“大哥，你不会是交警吧？”

男人笑笑说：“被你看出来了？”

说完，男人像是习惯性地摸了摸腰间置放的执勤设备，才恍然想起什么，又朝我笑了笑。

冬日暖阳天，我在河滩边搭了一个帐篷，那里早搭了许多的帐篷。就近一个男人在摆弄烧烤，那股随风飘来的浓浓烤肉香让我口水直冒。我为我带来的面包和方便面而汗颜。在我几次将眼神探向男人烧烤的方向时，男人朝我叫了一声：“兄弟，一起来尝尝吧，我烤多了。”看我犹豫。男人笑着说：“大男人不要扭扭捏捏的，来吧。”这有点像武侠剧中我驰骋天涯，碰上了古道热肠的江湖大哥，大哥双手抱拳，说：“来来来，一起吃肉喝酒。”当即我也不再推辞，接过男人递上的热气肉串，咬

旗扎在胸前，远看就像朝鲜长裙……每次必唱“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！咱们工人有力量”，尤其那声“嘿”，嗓门高、动作齐，就是“一等奖”。以后歌会开到厂外的体育馆、电影院了，有投影有主持当然要有组委会；也就听说二车间请了个中学音乐老师辅导，三车间就找一位文化宫声乐老师当顾问；四车间更有“范”，每次排练前“啊……哦……咿……”忽高忽低拉嗓门，背后肯定有高人。再以后有了厂合唱队，分了高低声部；虽然从未受过专业指导，靠十天半月强化训练竟也唱出了半专业的腔调。至今还记得那场景：先由女高音轻吟：“太阳跳出了东海”，男高音随之跟进“大地一

片光彩”，后面的歌词“河流停止了咆哮，山岳打开了胸怀”已淹没在全场喝彩、掌声中了。若有当年照片，会在引吭高歌的车工、电工、压延工、行车工边上找到奋力拉满手风琴风箱的我；画面感很强，曝光率老高的。

说起学习拉手风琴，就如有同事学拉二胡、吹笛子那样，真未受过父母的严词督促。经历过的都明白：那时会点乐器或擅长运动项目，能最大限度接近“有特长”的标准；或能减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。所以凡是上早班，中午时分会腆着脸到“政宣组”借一架久未使用的手风琴，躲在走廊尽头拉半小时。曲目有根据京剧“智取威虎山”唱段改编的独奏曲“打虎

上山”、还有“蓝色的多瑙河”等等。看到身边过往的工友投来惊讶的目光，很有点“稀缺人才”的小得意。凭此薄技不仅跻身厂合唱队，而且参加公司比赛时别人站着我能大模大样坐头排一侧。其实还心存隐念：每次得奖后，在与大家握手相庆的几位领导中也许、大概有一个能成为点化或成全我的“伯乐”，可惜没有。

那时，年轻人“白相”的去处不多，女孩子补妆品种类不及当今的零头；而那一句歌词：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……光荣属于谁？”尤其流行。四十多年后，在公园合唱歌声中不期而“听”却有点灵魂拷问的味儿，仿佛当年工厂歌会歌声犹在耳边。